

善友黃觀樂取晦菴朱氏請書在
四書外者粹為十加博註增說名之
曰朱子成書俾予序嗚呼是可以言
成矣朱子前蓋未嘗有成書也傳註
繁蕪難著偏駁至通書而後粹然出於
正然自為書與諸子相望非述而不作意
也朱氏始而後六經之說繁然復興諒

子方家之可傳者亦各有輪著始終條理
可小言大備矣昔者

夫子蓋未嘗著書書定詩刪春秋筆
削而今稱四書者六經此可後尊集註
者它書皆可略甚不然也余少不佞自為
時文時每欲窮索古人心曾趣味不但
雷同是非止常畫續朱氏書漫試語同

筆朱氏於熙寧元祐孰主介公君實
孰右無不謂云元祐右君實乃殊不盡
然繇是觀之議論之不可盡如此况學
問哉四書外如大有事此成書之不足
已也今成書為太極圖通書此所為異象
山而費論辯者也正蒙繇易以起而啓蒙又
本義之所以本也西銘則天地萬物之同

體兩心施之天下國家之道也皇極指要則
西山相與沈潛越悟天人之間要而門弟子之
不得開者也寇辱喪祭折肱三千年之異
同而歸之一莫備於家禮陰陽水火流行
造化之妙度量權衡統和天人之本莫
博於參同契律呂書若陰符之說所以於
世惑而反之正者誠不可不知也嗟乎曾

書者天地也是十經者二氣五行也微是
十者無以爲回書之用而觀於此者亦無以
集朱氏之成學者誠以爲吾思之生不
足以知然而有省矣乎不然吾有乎爾
則亦無有乎爾觀樂是編播語錄全集
按同時往後跋涉開訂贊確又將類詩
話雜說於此外如予種未慙也觀樂學於

先子有年往從廬山西坡家有異聞得遺
墨今落此書與勉齋西坡皆名家書力托
朱門云 大德乙巳冬至廬陵劉將孫
謹書



朱子成書凡目

書各為集不分卷目

各書本文下大字為朱子解解之下小字為附錄

間有附錄而大字者以所附之說自有分行如

太極圖後序正家禘祫議是也家禮舉綱張目

附錄低一字或目之次云

附錄以朱子為主他書之互見同時之講明門第

之難疑後來之闢說俱附焉

朱子之說有先後複出者有答問異同者有一時

之言者有著定為書者附錄之次不無彙括增

損如春秋啖趙集傳所謂委曲剪裁是也須溪

劉先生云四書附錄或一語重見者數處幾於
若稽古三萬言未必四書煩若此今附錄以此
為戒云

各書本圖外諸家別有分圖開說者萃聚通為一
集

朱子云諸公稱號如泰山海陵徂徠濂溪明道伊

川橫渠康節稱先生如公山公脚稱蓋

正無謚稱爵如公無爵稱官如程張門

人及近世前輩亦如之其無官者稱字如公

或兼以號舉如公類今人稱郡姓名如東萊

凡姦邪則直書姓名如公今是書所引姓氏大

率倣此濂溪康節明道伊川所稱六先生

稱子諸先生稱號稱氏謚議奏議稱名

各書之首附載諸君子平生出處大槩於其下二

程載通書後錄

近年山林著書有流布者隨所見間取附錄如先

天圖有會稽嚴氏先人闕義大衍數有武陵丁

氏易中案嚴氏書有安成彭氏黃鍾律說

又如鶴山魏氏之論政蒙巽齋歐陽氏之論陰

符須溪劉氏之論參同陰符各於其集中採摭

為用云

間有一二間見得之父師者附附錄後不得不以

按字別之而僭妄無所逃罪云

朱子成書凡目

朱子成書

太極圖

濂溪先生周
惇頤
茂叔
晦庵先生朱
熹
元晦
解

通書

濂溪先生周
惇頤
茂叔
晦庵先生朱
熹
元晦
解

西銘

橫渠先生張
載
子厚
晦庵先生朱
熹
元晦
解

正蒙

易學啓蒙

橫渠先生張載子厚撰
晦庵先生朱熹元晦校正

家禮

晦庵先生朱熹元晦撰

律呂新書

晦庵先生朱熹元晦撰

皇極經世指要

西山先生蔡元定季通撰
晦庵先生朱熹元晦校正

周易參同契

晦庵先生朱熹元晦校正

陰符經

漢魏伯陽撰
晦庵先生朱熹元晦解

唐

李

筌

述

西山先生蔡元定季通解
晦庵先生朱熹元晦校正

至正元年奉已
日新書堂刊行

朱子成書

太極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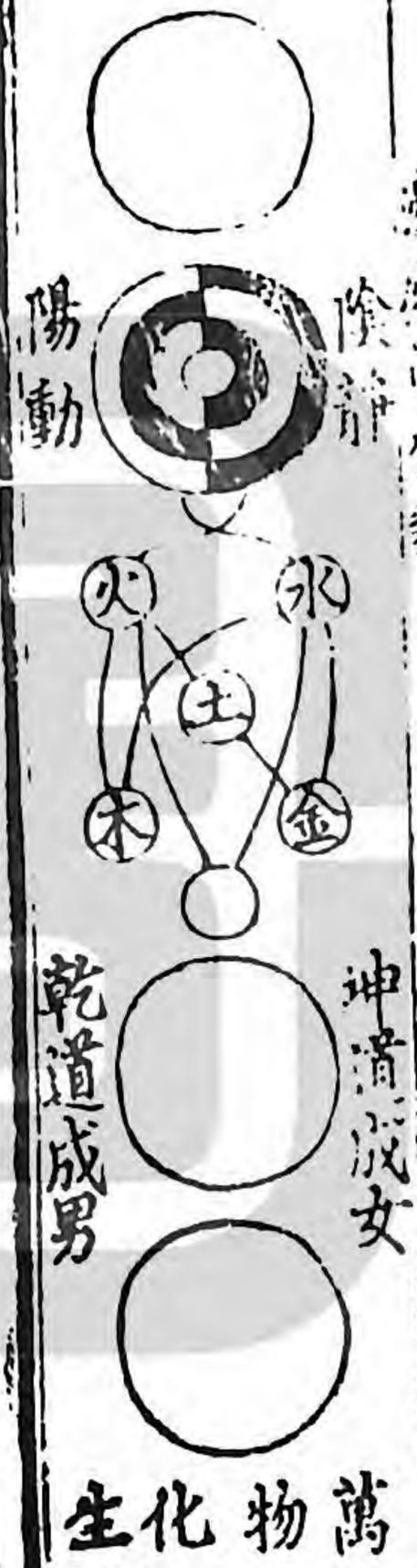
俗於窮書奮百民權章醇昔魏之條博賦
 帥涿理闢乎年地謀言質隋了下理學格
 則泗盡發百治竟智理者唐學冬孟新行
 論之性齋世日舜巧義滯於若議氏下會
 於止之秘之常三代民流估無大之迷道
 異傳歸即卜少代之感於畢所自後乎有
 端而使斯乃亂之世所世論故上哀中洛
 蓋知誦人深日探常以論賦賦賦賦賦賦
 有由其日遺用造多治賦賦賦賦賦賦賦
 不足所言者始之至以秦而後救則驚覽詞
 學謂者行之至以秦而後救則驚覽詞
 於者得際曠此而後救則驚覽詞
 是業以示建而後救則驚覽詞
 河滯於然者著其數斯於詞歸魏○山

盛陵後學黃瑞節 附錄

學馬及為部故事當李卓
名及為部故事當李卓
其而也勤請日在為
某年也勤請日在為
一昔年也勤請日在為
欲事深治也果請日在為
力如事深治也果請日在為
獨力如事深治也果請日在為
夫亦如事深治也果請日在為
遠亦如事深治也果請日在為
而亦如事深治也果請日在為
高亦如事深治也果請日在為
罪亦如事深治也果請日在為
先亦如事深治也果請日在為
人亦如事深治也果請日在為
終亦如事深治也果請日在為
所亦如事深治也果請日在為
不亦如事深治也果請日在為
任亦如事深治也果請日在為
施亦如事深治也果請日在為

程顯程顯程顯程顯程顯
人於時皆不親及得其傳而
百理代此皆不親及得其傳而
市法代此皆不親及得其傳而
周式代此皆不親及得其傳而
左生代此皆不親及得其傳而
為安代此皆不親及得其傳而
事安代此皆不親及得其傳而
轉用代此皆不親及得其傳而
水判代此皆不親及得其傳而
綏分代此皆不親及得其傳而
朝命代此皆不親及得其傳而
也年代此皆不親及得其傳而
博學代此皆不親及得其傳而
政精代此皆不親及得其傳而
通氣代此皆不親及得其傳而
程公代此皆不親及得其傳而
其為學知道也

○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然非有以離乎陰陽也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離乎陰陽而為言爾○此○之動而陽靜而陰也○者其本體也○者陽之動也○之用所以行也○者陰之靜也○之體所以立也○者之根也○者○之根也○此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者陽之變也○者陰之合也盛故居右○陽盛故居左○陽穉故次火○陰穉故次水○冲氣故居中而水火之○交系乎上陰根陽陽根陰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而復水如環無端五氣布四時行也○五



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己甚約李初
 盡以周宗族奉賓友或無往來或經紀其家
 平卒子不憚勞及方喪歸葬之又往粥或給
 始終不憚勞及方喪歸葬之又往粥或給
 亦曠然水以意也或懷飄酒雅有山趣尤
 樂佳山水發源而樂之因寓詩而序之曰茂
 有溪鳥生其胸中如光風霽月知德者
 集書堂其高上傑章落如子贊云道不盡言
 不聖者其地不先開我人書不盡言圖
 邊不盡言其地不先開我人書不盡言圖

行一陰陽五殊二實無餘欠也陰陽一太極精粗
本末無彼此也太極本無極上天之載無聲臭也
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氣殊質異各一其○無假借
也○此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無間也○乾男坤
女以氣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
萬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
極也此此以上引說解判圖體惟人也得其秀而最
靈則所謂人○者於是乎在矣然形○之爲也神
○之發也五性以性之德也善惡男女之分也萬
事萬物之象也此天下之動所以紛紛交錯而
凶悔吝所由以生也惟聖人苟又得夫秀之精一

而有以全乎○之體用者也是以一動一靜各臻
其極而天下之故常感通乎寂然不動之中蓋中
也仁也感也所謂○也○之用所以行也正也義
也寂也所謂○也○之體所以立也中正仁義渾
然全體而靜者常爲主焉則人○於是乎立而○
○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矣君子
之戒謹恐懼所以修此而吉也小人之放僻邪侈
所以悖此而凶也○地人之道各一○也陽也剛
也仁也所謂○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所謂
○也物之終也此所謂易也而三極之道立焉實
則一○也故曰易有太極○之謂也

無極而太極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

抵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
南軒張氏曰此極而太極之極也故曰無極而太極
有太極極是生此極而太極之極也故曰無極而太極
言也原是其所謂之極也故曰無極而太極
該焉是其所謂之極也故曰無極而太極
言焉是其所謂之極也故曰無極而太極
道而必曰無極而太極
乎此而後知太極之貴顯者
深矣此而後知太極之貴顯者
象此而後知太極之貴顯者
者此而後知太極之貴顯者
極此而後知太極之貴顯者
形此而後知太極之貴顯者
此而後知太極之貴顯者
道體之極也

語太極之謂之行則謂之道雖有方所無形以體
周子無物之前而太極正以其無於物中之後以
為在無物之前而太極正以其無於物中之後以
在陰陽之外而太極正以其無於物中之後以
貫全體無外而太極正以其無於物中之後以
也○以具無器與形而天地萬物之理而無器與
形故曰太極也○以具無器與形而天地萬物之理而無器與
端簡環不以太極也○以具無器與形而天地萬物之理而無器與
則必有所以動靜之名也○以具無器與形而天地萬物之理而無器與
聖人發明長其可謂之極也○以具無器與形而天地萬物之理而無器與
所蓋取極之義也○以具無器與形而天地萬物之理而無器與
名蓋取極之義也○以具無器與形而天地萬物之理而無器與
天以萬物之極也○以具無器與形而天地萬物之理而無器與
所以本無極則非無臭之妙也○以具無器與形而天地萬物之理而無器與
之太極先有無極則非無臭之妙也○以具無器與形而天地萬物之理而無器與
非太極先有無極則非無臭之妙也○以具無器與形而天地萬物之理而無器與
也以太極先有無極則非無臭之妙也○以具無器與形而天地萬物之理而無器與
始不以至於成男成女之化而無遺意與妙未
子所至是焉此有圖之綱領大易之遺意與妙未
始不以至於成男成女之化而無遺意與妙未
終者謂是焉此有圖之綱領大易之遺意與妙未

周子之言有無以天地為一。太極只是天地
萬物之中。各有太極。便是人心之至理。曰事
皆便。是曰太極。是道。一極至。或曰。總如
敬便。是曰太極。是道。一極至。或曰。總如
理便。是曰太極。是道。一極至。或曰。總如
有。是曰太極。是道。一極至。或曰。總如
故。是曰太極。是道。一極至。或曰。總如
不。是曰太極。是道。一極至。或曰。總如
五。是曰太極。是道。一極至。或曰。總如
極。是曰太極。是道。一極至。或曰。總如
陰。是曰太極。是道。一極至。或曰。總如
是。是曰太極。是道。一極至。或曰。總如
是。是曰太極。是道。一極至。或曰。總如
極。是曰太極。是道。一極至。或曰。總如
此。是曰太極。是道。一極至。或曰。總如
故。是曰太極。是道。一極至。或曰。總如
景。是曰太極。是道。一極至。或曰。總如
盡。是曰太極。是道。一極至。或曰。總如
於。是曰太極。是道。一極至。或曰。總如
而。是曰太極。是道。一極至。或曰。總如

以本文之意。親切渾全。明白如此。而或或
議議若增此字。其累前脩。或後學甚矣。當備而
改之。可也。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

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謂一陰一陽

之謂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其

動也。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

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動

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命之所以

流行而不已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

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蓋太極者。本然

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
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
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其微
者而觀之則冲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
於其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
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
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南軒張氏曰太極動靜之理者必有體必有
用太極動靜之理者必有體必有動靜之理者
靜之為動則動之為靜則動而靜復為動矣
根動之為靜立則陰陽之理著矣動而靜復
靜之為動則動之為靜則動而靜復為動矣
華靜之為動則動之為靜則動而靜復為動矣
之道然能生動而靜復為動矣
之通語其體則無極而太極謂之動靜無
陰陽之理無不具於其中循其用則動靜之

陰陽者闔闢往來變化萬物而太極之體各全
於其形器之內此易之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
或曰太極動靜之理者必有體必有動靜之理
後曰太極動靜之理者必有體必有動靜之理
是曰太極動靜之理者必有體必有動靜之理
太極動靜之理者必有體必有動靜之理
環無端無靜不靜不靜不靜不靜不靜不靜
時不嗟無時不靜不靜不靜不靜不靜不靜
自前是此太極動靜之理者必有體必有動靜
動前有是此太極動靜之理者必有體必有動靜
已便為陽靜前已便為陰動
動便有是此太極動靜之理者必有體必有動靜
理有是此太極動靜之理者必有體必有動靜
窮極有是此太極動靜之理者必有體必有動靜
秋就一是一時陰陽動靜之理者必有體必有動靜
靜就一是一時陰陽動靜之理者必有體必有動靜
陰就一是一時陰陽動靜之理者必有體必有動靜
則左陽日一是一時陰陽動靜之理者必有體必有動靜
陽就一是一時陰陽動靜之理者必有體必有動靜
云陰覆手則陰為陰向明處為上陽背而動皆
緼相揉相兼相制欲一之不散盡謂是也○求動

而也生陽元未物且是如後萬物中自正性命育流
行也靜而未動之陰有陰凝然陰動靜以必靜者何
根陽動之靜所曰必動者根乎陽故也。靜者如
是所來之機則理搭於氣而行者乘之機無形而
靜氣也。圖解云動靜者所乘之機無形而通謂此
語最精。蓋太極是動靜者所乘之機無形而通謂此
陰陽有箇流動底。寒暑有箇定底。分陰陽為一
其根是流底。天地四方是也。分陰陽為一
變易是定流底。如金木水火土是對待底。分
陽二氣更無停息。如金木水火土是對待底。分
又二屬陽。二屬陰。然而各又有一陰一陽之分。
便是木之陽。便是火之陰。其氣屬陽。便是火之陰。
便是火之陰。便是火之陰。其氣屬陽。便是火之陰。
聚成者。陰為之也。陽主其氣。凡發揚者。凡陽
寫之也。太極陰之也。陽主其氣。凡發揚者。凡陽
好太極是元亨利貞。是木亨是火利是金貞是
陰元亨是陽五行是元是木亨是火利是金貞是

是水。兩儀是天地與。畫卦兩儀意思又別。

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

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
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者
也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
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
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又統而言之則氣陽
而質陰也又錯而言之則動陽而靜陰也蓋五行
之變至於不可窮然無適而非陰陽之道至其所
以為陰陽者則又無適而非太極之本然也夫豈
本所虧欠間隔哉

朱子曰或問水木何所以謂之陽火金何所以謂之陰
 一曰三陽也二曰四陰也又問木火何所以謂之陽金
 水何所以謂之陰曰此以四時而言木火以謂之陽金
 夏而為陽金水王於秋冬而為陰○木火王於春
 曰水者五行自相生之序也五行之序也木火土
 金水者五行自相生之序也五行之序也木火土
 行之相變合而各成天也五行之相生也蓋二
 氣之交變合而各成天也五行之相生也蓋二
 生木火土金是也五行之相生也蓋二
 有是二端何也曰五行之相生也蓋二
 之體也一氣循環而二氣變合而五行之相生也蓋二
 者本於流行之用也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
之生各一其性
 五行具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故又即此而

推本之以明其渾然一體莫非無極之妙而無極
 之妙亦未嘗不各具於一物之中也蓋五行異質
 四時異氣而皆不能外乎陰陽陰陽異位動靜異
 時而皆不能離乎太極至於所以為太極者又初
 無聲臭之可言是性之本體然也天下豈有性外
 之物哉然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
 各一其性也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
 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所不在又可見矣
 南軒張氏曰五行生質雖有不同然太極之理
 未嘗不存也五行各一其性則為仁義禮智信
 之理而五行各一其性則為一物又各五行之理
 雖曰五行各一其性然一物又各五行之理
 不可不知康節却細推出來○
 五行相為陰陽又各自為陰陽

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夫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此無極二五所
以混融而無間者也所謂妙合者也真以理言無
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名也凝者聚也氣聚
而成形也蓋性為之主而陰陽五行為之經緯錯
綜又各以類凝聚而成形焉陽而健者成男則父
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
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
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矣自男女而觀之則男
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自萬物而觀之則

萬物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蓋合而言之萬
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物各具一太極也
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於此尤可
見其全矣子思子曰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
小天下莫能破焉此之謂也

朱子曰或問周子言無極之真知又不言太極
曰無極之真便是性動靜陰陽是其中真字便是太
極。太極便是性動靜陰陽是其中真字便是太
極。仁義禮智信而化生萬物是萬事。無極之真
是仁義禮智信而化生萬物是萬事。無極之真
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是氣與理合而成性也。精
南軒張氏曰非無極之真未嘗不存其中也。平
相合也言無極之真未嘗不存其中也。平
葉氏曰繫辭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氣化也男女
構精萬物化生形化也
也圖說蓋本諸此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

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

此言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蓋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氣質交運而人之所稟獨得其秀故其心為最靈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然形生於陰神發於陽五常之性感物而動而陽善陰惡又以類分而五性之殊散為萬事蓋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其在人者又如此自非聖人全體太極有以定之則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人極不立而違禽獸不遠矣

南軒曰五行之秀其天地之心之所為也然人亦稟五行之秀其天地之心之所為也

氣所昏闇故為最靈物也無是而氣則隔矣然萬物之中亦有靈者蓋於其人身有氣之所不能盡隔者他人則為最靈矣然人亦稟之氣就其秀之中亦不無厚薄昏明之異及其形生神發五行之性為喜怒哀懼愛惡欲者感動於內因其所偏交互而形於是有善惡之分而萬事從此出焉。朱子曰或問五行之生各稟言否曰性感動而善惡分此性字是兼氣稟言之否曰性離氣稟不得有氣稟性方存性離氣稟不得有氣稟性方存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仁本注云聖人之道而已矣而主靜注本

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

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也蓋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又得其秀之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

云無欲故靜

其裁之也義蓋一動一靜莫不有以全夫太極之道而無所虧焉則向之所謂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於此乎定矣然靜者誠之復而性之貞也苟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亦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故聖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其動也必主乎靜此其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也蓋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若程子論乾坤動靜而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亦此意爾

南軒張氏曰人而不能反其初則人極不立而夫庶物無幾矣故定之以中靜仁義而注靜聖人也仁所以動而始而亨也正也義也靜而復中

也利以貞也中見於用所謂時中者也仁主乎生所謂能愛者定也雖曰動而通也正雖因事而可見然其則先定也雖曰動而通也正雖因事而常其故曰靜而復也中仁也本而為用則明其用不有體也始元而終貞之用則明其用不有體也道莫不有體也始元而終貞之用則明其用不有體也則體存焉此正體有始元而終貞之用則明其用不有體也失其體立之妙此太極之道也四時鬼神之所為也人極之理也故曰中正仁義而動靜周流而無所虧焉則向之所謂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於此乎定矣然靜者誠之復而性之貞也苟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亦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故聖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其動也必主乎靜此其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也蓋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若程子論乾坤動靜而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亦此意爾

者之外別有主靜一段事也。中仁是動正義
是靜通書曰欲動情勝則不靜。先而樂後。正
無欲仁義而主靜正是要人靜定其心自定之。
中義又恐只管靜去遂與事物不交涉却說
宰釋云又恐只管靜去遂與事物不交涉却說
簡敬云又恐只管靜去遂與事物不交涉却說
極曰不自五性則虛靜須是善惡分萬事以中
而主靜不能自保矣。於是聖人定之。所謂正
之效也。中者天之下也。蓋以形性之道本體故
子嘗謂中者天下之大本也。性之謂道。性之謂
上直下正。此道也。聖人之道其體配太極。其
中配陰陽。以趨此道也。聖人之道其體配太極。
矣。本仁義是趨此道也。聖人之道其體配太極。
仁義中正者。陰陽大極也。蓋用互陰陽也。本
其體而四端謂之用也。可乎。蓋自性之情言之
行善性而屬乎川矣。○果齊李氏曰。五性之感
其性而惡分是於靜故動罔不善而人心之太極
其性而惡分是於靜故動罔不善而人心之太極

焉蓋人生而靜也。或問周子不言禮智而言中
此立極之要也。然無然無然斯能主靜
正何也。事其謂也。揚也。揚也。揚也。揚也。揚也。
推之。人而事其謂也。揚也。揚也。揚也。揚也。揚也。
揚息義為忍刻之類。故易尤重中正。仁為

君子修之吉 小人悖之凶

聖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正仁義
之極蓋不假修為而自然也。未至此而修之君子
之所以吉也。不知此而悖之小人之所以凶也。修
之悖之亦在敬肆之間而已矣。敬則欲寡而理明
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

南軒張氏曰。聖人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降於
聖人則責乎修為焉。君子修之而中。不而人極立。所謂
其惟敬乎。程子教人以敬為本。即周子主靜之要。

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易之為書廣大悉備然語其至極則此圖盡之其指豈不深哉抑嘗聞之程子昆弟之學於周子也周子手是圖以授之程子之言性與天道多出於此然卒未嘗明以此圖示人是則必有微意焉學者亦不可以不知也

南軒張氏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萬物此圖盡之矣又曰此圖盡之矣蓋備於此而此圖亦盡之矣今而無終極也學者不可不盡其心以為至者乎古今而無終極也學者不可以不自遠人則能通矣人之要則在於能通者其道則不能謂之靜即程子曰敬其要則在於能通者其道則未發謂之中敬不可謂中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也意敬也者君子所以精一於動靜之際者微

節齋蔡氏曰易有太極易變易也人子所謂無體之易也故用子太極圖說以無極而太極極明易有太極之義其所謂無極而太極者蓋亦言其無體之易而有至極之理也其無極之真實有得於夫子易之一言而或以為周子未加者謬也且其圖說無非取於易也而其論曰愚既為此說讀者病其分裂已甚辯詰紛然苦於酬應之不給也故總而論之大抵難者或謂不當以繼善成性分陰陽或謂不當以太極陰陽分道器或謂不當以仁義中正分體用或謂不當言一物各具一太極又有謂體用一源不可言體立而後用行者又有謂仁為統體不可偏指為陽動者又有謂仁義中正之分不當反其類者是數

者之說亦皆有理然惜其於聖賢之意皆得其一而遺其二也夫道體之全渾然一致而精粗本末內外賓主之分粲然於其中有不可以毫釐差者此聖賢之言所以或離或合或異或同而乃所以爲道體之全也今徒知所謂渾然者之爲大而樂言之而不知夫所謂粲然者之未始相離也是以信同與異善合惡離其論每每陷於一偏卒爲無星之稱無寸之尺而已豈不誤哉夫善之與性不可謂有二物明矣然繼之者善自具陰陽變化而言也成之者性自夫人物稟受而言也陰陽變化流行而未始有窮易之動也人物稟受一定而不

可復易陰之靜也以此辨之則亦安得無二者之分哉然性善形而上者也陰陽形而下者也周子之意亦豈直指善爲陽而性爲陰哉但語其分則以爲當屬之此爾陰陽太極不可謂有二理必矣然太極無象而陰陽有氣則亦安得而無上下之殊哉此其所以爲道器之別也故程子曰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說然器亦道也道亦器也得此意而推之則庶乎其不偏矣仁義中正同乎一理者也而析爲體用誠若有未安者然仁者善之長也中者嘉之會也義者利之宜也正者貞之體也而元亨者誠之通也利貞者誠之復也

是則安得爲無體用之分哉萬物之生同一太極者也而謂其各具則亦有可疑者然一物之中天理完具不相假借不相陵奪此統之所以有宗會之所以有元也是則安得不曰各具一理哉若夫所謂體用一源者程子之言蓋已密矣其曰體用一源者以至微之理言之則冲漠無朕而萬象昭然已具也其曰顯微無間者以至著之象言之則即事即物而此理無乎不在也言理則先體而後用蓋舉體而用之理已具是所以爲一源也言事則先顯而後微蓋即事而理之體可見是所以爲無間也然則所謂一源者是豈漫無精粗先後之

可言哉況既曰體立而後用行則亦不嫌於先有此而後有彼矣所謂仁爲統體者則程子所謂專言之則包四者是也然其言蓋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則是仁之所以包夫四者固未嘗離夫偏言之一事亦未有不識夫偏言之一事而可以驟語夫專言之統體者也況此圖以仁配義而復以中正參焉又與陰陽剛柔爲類則亦不得爲專言之矣安得遽以夫統體者言之而昧夫陰陽動靜之別哉至於中之爲用則以無過不及者言之而非指所謂未發之中也仁不爲體則亦以偏言一事者言之而非指所

謂專言之仁也對此而言則正者所以為中之幹而義者所以為仁之質又可知矣其為體用亦豈為無說哉大抵周子之為是書語意峻潔而混成條理精密而踈暢讀者誠能虚心一意反覆潛玩而毋以先入之說亂焉則庶幾其有得乎周子之心而無疑於紛紛之說矣

某既為此說錄以寄廣漢張敬夫敬夫以書來曰二先生所與門人講論問答之言見於書者詳矣其於西銘蓋憂言之至此圖則未嘗一言及也謂其必有微意是則固然然所謂微意者果何謂耶某竊以為此圖立象盡意剖析幽微周子蓋不

得已而作也觀其手授之意蓋以為惟程子為能當之至程子而不言則疑其未有能受之者爾夫既未能默識於言意之表則馳心空妙入耳出口其弊必有不勝言者近年已覺頗有此弊矣觀其答張閔中論易傳成書深患無受之者及東見錄中論橫渠清虛一大之說使人向別處走不若且只道敬則其意亦可見矣若西銘則推人以之天即近以明遠於學者日用最為親切非若此書詳於性命之原而略於進為之目有不可以驟而語者也孔子雅言詩書執禮而於易則鮮及焉其意亦猶此爾韓子曰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其於周

子程子亦云既以復于敬夫因記其說於此乾道
癸巳四月既望朱某謹書

周子太極圖并說一篇通書四十一章世傳舊本
遺文九篇遺事十五條事狀一篇某所集次皆已
校定可繕寫某按先生之書近歲以來其傳既益
廣矣然皆不能無謬誤唯長沙建安板本為庶幾
焉而猶頗有所未盡也蓋先生之學之奧其可以
象告者莫備於太極之一圖若通書之言蓋皆所
以發明其蘊而誠動靜理性性命等章為尤著程氏
之書亦皆祖述其意而李仲通銘程邵公誌顏子
好學論等篇乃或弁其語而道之故清逸潘公誌

先生之墓而叙其所著之書特以作太極圖為首
稱而後乃以易說易通繫之其知此矣漢上朱
陳搏以太極圖為神妙之傳特先
胡宏在仲則以為神妙之傳特先
而論其語則謂此書之學之奧始
而論其語則謂此書之學之奧始
卒而論其語則謂此書之學之奧始
辭本又皆佛老之說乃陳忠肅公
易之非天下之所為也知矣通書
其依經以解其義此則通論其大
者也特不知其去易而為今名始
諸本皆附於通書之後而讀者遂誤以為書之卒
章使先生立象之微旨暗而不明驟而語夫通書
者亦不知其綱領之在是也長沙本既未及有所

是正而通書乃因胡氏所定章次先後輒頗有所
移易又刊去章目而別以周子曰者加之皆非先
生之舊若理性命章之類則一去其目而遂不可
曉其所附見銘碣詩文視他本則詳矣然亦或不
能有以發明於先生之道而徒為重複故建安本
特據潘誌置圖篇端而書之序次名章亦復其舊
又即潘誌及蒲左丞孔司封黃太史所記先生行
事之實刪去中參互考訂合為事狀一端至於
道學之微有諸君子所不及知者則又一以程氏
及其門人之言為正以先生之書之言之行於
此亦略可見矣然後得臨汀楊方本以校而知其

舛迺猶有未盡正者如系如之當亦如之類又
得何君營道詩序及諸嘗遊春陵者之言而知事
狀所叙濂溪命名之說有失其本意者按廣漢張
生自其本意者按廣漢張
鄉鐘貴中如橫校舊編而知筆削之際亦有當錄
其本意者按廣漢張
而誤遺之者如詩序自言初見先生自合州相語
孔文仲亦有祭文序先生自言初見先生自合州相語
下有論語從容和數一府盡傾之語滿而又稱其
外常有高樓殿之意又讀張忠定公語而知
所論希夷神穆之傳亦有未盡其曲折者按張忠
從希夷學而其論公事之有陰陽類象幽然後得之於
竊疑是說之傳固有端緒至於高下精粗嘗欲別
心而天地萬物之理鉅細幽明高下精粗嘗欲別
無所不貫於是始為此圖以發其秘爾嘗欲別

加是正以補其缺而病未能也茲乃被命假守南
康遂獲嗣守先生之餘教於百有餘年之後顧德
弗類慙懼已深瞻仰高山深切寤歎因取舊表復
加更定而附著其說如此鉞板學宮以與同志之
士共焉享熙己亥五月戊午朔新安朱某謹書

宋子江州書學記曰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
之傳不屬更秦又漢歷晉隋唐以至宋五
集奎實開文明之運然後氣之滿者醇判者合
清明之稟得以全付乎人而先出焉不繇師
傳默契道體建圖著書根極之要領當時見而
之有程氏者遂擴而推之幽莫不洞然畢貫
人倫之著事孔子之傳之使夫天理之微
志一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於世
代之前者鳴以探討服行而祠堂記曰秦漢以
道不明於天下而士不知所以為學言天者遺
人而無用語人者不及天而無本專下學者不

知上達而治己者或不足以及人而隨世以溺
於虛空變於治己者或不足以及人而隨世以溺
就功名者又未必自其本而推之也起宋與濂溪
不先生出言聖學之有要而天下之學有本而
之可以馴致於上達明而天下之學有本而
知誠心端身之可以達明而天下之學有本而
淵源遠矣歷選諸儒百世之傳者次以論其
復開創宏遠矣歷選諸儒百世之傳者次以論其
堂不離乎日用之間其幽探乎陰陽之五際其
實不離乎日用之間其幽探乎陰陽之五際其
用之實顯微之無間秦漢以來論語中庸大有
理者而此實則不外乎六經論語中庸大有
篇之於斯也先生之教所以無極二字乃周先
大見道體之出常情勇往直前說出之妙不
灼道令後學之學焉然見得極出之妙不
底無不落落方體真得千聖以得極出之妙不
有無不落落方體真得千聖以得極出之妙不
只是此理散為萬殊如孔子教人雖是逐事節
○是此理散為萬殊如孔子教人雖是逐事節

生本全德廉上烏坐令出溪水名與先生俱先
 山夫遂即世所知以爲溪之呼先生豈我輩
 造物乃其徒應同人品甚高柳聊使愚溪愚
 黃氏曰周茂叔意材壑初不爲人窘束於世
 齋於取名而惠於求志博於微福而厚於友
 民於於奉身而餘及禁整陋於希世而尚友
 千古聞茂叔以永以風所得多矣余詩詞不
 水配茂叔以永以風所得多矣余詩詞不
 故猶髮髯不漁詩曰多矣余詩詞不
 羹酒寫溪聲不漁詩曰多矣余詩詞不
 玉季自清聽與同擊又明激貪舟名琴非
 青嶺白鷗與與同擊又明激貪舟名琴非
 蓮勝白鷗與與同擊又明激貪舟名琴非
 散髮高荷爲畫間何擊又明激貪舟名琴非
 寒方高平山爲畫間何擊又明激貪舟名琴非
 城方高平山爲畫間何擊又明激貪舟名琴非
 白雲蒙頭方與南山爲伍非夫入攘臂方誰
 悔敢余

太極圖附錄

朱子成書

廬陵後學 黃瑞節 附錄

通書

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自少即以學行有
 聞於世而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獨以河南兩程夫
 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原因可
 槩見然所以指夫仲尼顏子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
 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所著之書又多放失獨
 此一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
 而其爲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
 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祿利之取舍以振

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為空言顧其宏綱大用既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是以程氏既沒而傳者鮮焉其知遺者不過以為用意高遠而已其自蚤歲即幸得其遺編而伏讀之初蓋茫然不知其所謂而其或不能以句壯歲獲遊延平先生之門然後始得聞其說之一二比年以來潛玩既久乃若粗有得焉雖其宏綱大用所不敢知然於其章句文字之間則有以實見其條理之愈密意味之愈深而不我欺也顧自始學以至於今歲月幾何倏焉三紀慨前哲之益遠懼妙指

之無傳竊不自量輒為註釋雖知凡近不足以發夫子之精蘊然創通大義以俟後之君子則萬一其庶幾焉淳熙丁未九月甲辰後學朱某謹記

五季胡氏曰通書門一章周子之所述也周子春陵人其具道學所自或曰傳大極圖於穆脩也傳先大圖於仲淹也希夷先生有天下之顯而卒與鳳歌非其全者也希夷先生有天下之顯而卒與鳳歌似有未至焉明道先生嘗謂門弟子曰昔受學於周子今尋仲尼顯子所樂者何事而明道先生自周子見周子吟風弄月以歸道學之士皆謂程顯氏用見周子吟風弄月以歸道學之士皆謂程顯氏者哉粵若孔子述三十五之道立為百子經世之續孟子揚墨推明孔子之澤以為萬世不斬之法孟軻氏功不在禹下今周子啓程氏見其書之利澤妙一圓萬世之功蓋在孔門之間矣人見其書之利澤如冰行地其功蓋在孔門之間矣人見其書之利澤精也見其言之淡而不見其味之長也顧愚何足

以知之然服膺有年矣試舉一二語為同志者啓
子之益乎志人以發策決科祭身以廣文見工
為事也故曰志伊尹之所志也故曰學顏子之所學
詞於智而志而學此卷則知此書之包括至大而其
能志此志而學此卷則知此書之包括至大而其
用無窮矣故曰此卷則知此書之包括至大而其
諸子且與易書詩春秋語孟同流行乎天下是
叙而藏之遇天下之君子又論前脩而欲讀其
書者則傳焉曰朱子曰周子又論前脩而欲讀其
書者則傳焉曰朱子曰周子又論前脩而欲讀其
通書如教人如何曉得故太極圖得通書而始明
五如誠一部皆是解太極說信道理自一而二而
行須是子細精微問通書得密語孟說得較闊
語孟較子細精微問通書得密語孟說得較闊
已治人之道事未嘗處處無極且其論則不出乎
與世之指天畫地喝罵兩者氣象不侔

誠上第一

誠者聖人之本

誠者至實而無妄之謂天所賦物所受之正理也人
皆有之而聖人之所以聖者無他焉以其獨能全此
而已此書與太極圖相表裏誠即所謂太極也

伊川程子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大無妄者實
理之自然而無一毫之偽妄也故謂之誠不欺者
知實理之當然也
自為欺乃思誠也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

此上二句引易以明之乾者純陽之卦其義為健乃
天德之別名也元始也資取也言乾道之元萬物所
取以為始者乃實理流出以賦於人之本如水之有
源即圖之陽動也

朱子曰此誠之善也
統言一箇誠行本原

非誠則五常百行皆無其實所謂不誠無物者也謹而不正故邪動而不明不達故暗且塞

朱子曰誠苟不存則非正而邪非明而暗非達而塞學聖工夫大端存誠誠存則五常百行皆自然無一不備也

故誠則無事矣

誠則衆理自然無一不備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矣

至易而行難

實理自然故易人偽奪之故難

果而確無難焉

果者陽之決確者陰之守決之勇守之固則人偽不能奪之矣

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克去己私復由天理天下之至難也然其機可一日

而決其効至於天下歸仁果確之無難如此

朱子曰誠之為言實也然經傳用之者皆指不誠而言也如所謂聖誠也者聖人即中庸所謂天下至誠者也如所謂聖誠也者聖人即中庸所謂天下至誠者也如所謂聖誠也者聖人即中庸所謂天下至誠者也

妙用而不可知者也

朱子曰發動也微幽也言有不疾而速一念方萌而至理只其所微而不可見也充廣也周而不可窮也神即聖人之德妙而不可測者非聖人之上復有所謂神也

聖第四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

本然而未發者實理之體善應而不測者實理之用動靜體用之間介然有項之際則實理發見之端而眾事吉凶之兆也

朱子曰幾在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言聖人動而不可見也寂然不動者

誠也至其微動與靜之間幾雖已感却是方感之初也推其極則此意曰一書言主靜審幾謹微者循環與孟子夜氣平日之氣曰畫所為相似

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精而明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應而妙也理雖已萌事則未著微而幽也

朱子曰誠精者直是無管夾雜只當以清明釋之志氣如神即是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之意也

誠神幾曰聖人

性焉安焉則精明妙應而有以洞其幽微矣

朱子曰問誠神幾學者當從何入曰隨處做工夫誠是存主處神是發用處幾是決擇處然緊要處

在幾。○節齋蔡氏曰：誠寂也。靜也。而具動靜之理。神感也。動也。而妙動靜之機。蓋誠為神本。神為誠用。本不動而用動。故誠則靜意多。神則動意多。要其實則各兼動靜陰陽也。幾者誠將發而為神之始也。在靜無動。有之間雖動而微亦未可見。實為神之端也。

慎動第五

動而正曰道

動之所以正以其合乎眾所共由之道也

用而知曰德

用之所以和以其得道於身而無所持於外也

匪仁匪義所禮匪智匪信匪忠匪也

所謂道者正而已。非此則其動也邪矣。

邪動厚也。其無也也。

無得於道則其用不和矣

故君子慎動

動必以正則和在其中矣

節齋蔡氏曰：道即太極流行之道。德即五性之德。動而正即前所謂幾也。用而知即後所謂中節也。

道第六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

中即禮正即智圖解備矣

守之貴

天德在我何貴如之

行之利

順理而行何往不利

廓之配天地

充其本然並立之全體而已矣

山言易簡豈為難知

道體本然故易簡人所固有故易知

不守不行不廓耳

言為之則是而嘆學者自失其幾也

師第七

或問曰曷為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

此所謂性以氣稟而言也

朱子曰此性便是言氣質之性四者之中去却兩件剛惡柔惡却又剛柔一善之中擇中而主焉

自暴者性也自棄者便是柔惡之所為

不達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惡為猛為隘為彊梁柔善為慈為順為巽惡為懦弱為無斷為邪佞

剛柔固陰陽之大分而其中又各有陰陽以為善惡之分焉惡者固為非正而善者亦未必皆得乎中也惟中也者和也莫不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

此以得性之正而言也然其以和為中與中庸不合蓋就已發無過不及者而言之如書所謂允執厥中者也

朱子曰此兩句只是一項事知耻是由內心以生
聞過是得之於外人須知耻方能過而改故耻為重

必有耻則可教聞過則可賢

有耻則能發憤而受教聞過則知所改而為賢然不可教則雖聞過而未必能改矣以此見無耻之不幸為尤大也

思第九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曰聖人

睿通也無思誠也思通神也所謂誠神幾曰聖人也

伊川程子曰思曰睿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曰聖人
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處思之不可專守着這一事上思人知之誠於言中誠著雖強思亦不通也
致思心如熱引動得清者出來

人思慮過度則傷神傷神則才力一日無思而無不通是謂聖人必思而後向才不通是謂睿有思有不

通聖無思無不通

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

通微睿也無不通聖也

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

思之至可以作聖而無不通其次亦可以見幾通微而不陷於凶咎

朱子曰幾是事之端緒有端緒方有討頭
微這字是用得思幾幾機二字無異義

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睿也

又曰知幾其神乎

聖也

志學第十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希望也字本作瞻

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耻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

所若撻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

說見書及論語皆賢人之事也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

此言士希賢也

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三者隨其用力之淺深以為所至之近遠不失令名

以其有為善之實也

順化第十一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

陰陽以氣言仁義以道言詳已見圖解矣

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民以義正萬民

所謂定之以仁義

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脩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

迹莫知其然之謂神

天地聖人其道一也

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天下之本在君君之道在心心之術在仁義

治第十二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况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

純者不雜之謂心謂人君之心

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

仁義禮智五行之德也動靜陰陽之用而言貌視聽五行之事也德不言信事不言思者欲其不違則固以思為主而必求是四者之實矣

心純則賢才輔

君取人以身臣道合而從也

賢才輔則天下治

衆賢各任其職則不待人人提耳而教矣

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心不純則不能用賢不用賢則無以宣化

禮樂第十三

禮理也樂和也

禮陰也樂陽也

朱子曰樂由天作屬陽故有運動底意

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第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此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意程子論敬則自然

化訓戒及賓主相與之情及如人主待臣下恩
意之類令人歌之亦足以養人心之和乎於是
編集儀禮經傳參定家禮相成蔡季通律呂書
可謂有功於禮樂者矣今勸其說附此而大慶
見家禮律呂書有志
禮樂者其老焉

務實第十四

實勝善也名勝耻也故君子進德脩業孳孳不息務實
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耻也小人則偽
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

愛敬第十五

有善不及
設問人或有善而我不能及則如之何

曰不及則學焉

答言當學其善而已

問曰有不善

問人有不善則何以處之

曰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為君子

答言人有不善則告之以不善而勸其改告之者恐
其不知此事之為不善也勸之者恐其不知不善之
可改而為善也

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

亦答詞也言人有善惡之雜則學其善而勸其惡

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太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

其不能改改則為君子矣不改為惡惡者天惡之彼豈無畏邪烏知其不能改

此亦答言聞人有過雖不得見而告勸之亦當答之以此冀其或聞而自改也有心悖理謂之惡無心失理謂之過

故君子悉有眾善無弗愛且敬焉

善無不學故悉有眾善惡無不勸故不棄一人於惡不棄一人於惡則無所不用其愛敬矣

動靜第十六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

有形則滯於一偏

朱子曰此言形而下之器止形而下者則不能通凡言物者指形器有定體而言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

神則不離於形而不囿於形矣

朱子曰此言形而上之理也理則神而莫測方其動時本直不靜故無動方其靜時未嘗不動故無靜此即神也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

動中有靜靜中有動

物則不通神妙萬物

結上文起下意

水陰根陽火陽根陰

水陰也而生於一則本乎陽也火陽也而生於二則

本乎陰也所謂神妙萬物者如此

朱子曰水陰火陽物也形而下者也所以根陰根陽理也形而上者也

五行陰陽陰陽太極

此即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大極者以神妙萬物之體而言也

四時運行萬物終始

此即所謂五氣順布四時行焉無極二五妙合而凝者以神妙萬物之用而言也

混兮闢兮其無窮兮

體本則一故曰混用散而殊故曰闢一動一靜其運如循環之無窮此兼舉其體用而言也○此章發明

圖意更宜參考

朱子曰混言太極闢言為陰陽五行以發故宋句曰其無窮兮言闢闢之後為陰陽五行為萬物無窮盡也

樂上第十七

古者聖王制禮法脩教化二綱正九疇叙百姓大和萬

物咸若

綱綱上大綱也三綱者夫為妻綱父為子綱君為臣綱也疇類也九疇見洪範若順也此所謂理而後和也
三綱見白虎通

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

八音以宣八方之風見國語宣所以達其理之分平

所以節其和之流

東北方條風

東方明庶風

東南清明風

南方景風

西南涼風

西方閭闔風

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滯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

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

淡者理之發和者和之為先淡後和亦主靜之意也

然古聖賢之論樂曰和而已此所謂淡蓋以今樂形

之而後見其本於莊正齊肅之意耳

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

地古之極也

欲心平故平中躁心釋故優柔言聖人作樂功化之

盛如此或云化中當作化成

後世禮法不脩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

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立故

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

廢禮敗度故其聲不淡而妖淫政苛民困故其聲不

和而愁怨妖淫故導欲而至於輕生敗倫愁怨故增

悲而至於賊君棄父

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

古今之異淡與不淡和與不和而已

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哉

復古禮然後可以變今樂

樂中第十八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于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太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聖人之樂既非無因而強作而其制作之妙又能真得其聲氣之元故其志氣天人交相感動而其効至此聲氣之元詳見律呂書曰

樂下第十九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聲苦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豔辭之化也朱子曰

朱子曰

聖學第二十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曰焉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此章之指最為要切然其辭義明白不煩訓解學者能深玩而力行之則有以知無極之真兩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而日用間自無別用力處矣

朱子曰一即所謂太極靜虛明通即圖之陰靜動直公溥即圖之陽動○一者純一而不雜也
則生欲心乃能通天而所存者一純一而不雜也
行故直而能通天而所存者一純一而不雜也
通公溥庶幾能入若物來奪之則實實則暗暗則
動直者其動也便無所得若少有私欲便暗則

便不是直曲則私則狹通者明之極溥者公之極
極明通在已公溥接物靜虛明通精義入神也
直公溥利用安身也後錄
所謂誠立明通意又別

公明第二十一

公於己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己而能公於人也

此為不勝己私而欲任法以裁物者發

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為明何啻千里

此為不能先覺而欲以逆詐億不信為明者發然明

與疑正相南北何啻千里之不相及乎

理性命第二十二

厥彰厥微匪靈弗榮

此言理也陽明陰晦非人心太極之至靈孰能明也

朱子曰彰言道之昭微靈言神之靈非榮言彰也
微須靈乃能了然照見無滯礙也厥彰厥微只
是說理有人小精粗如人事中自有精粗底道理
如君臣父子慈孝此理甚顯然若陰陽性命
鬼神作來則不亦微乎
靈一本作虛義出

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

此言性也說見第七篇即五行之理也

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一本則一是萬為一二

實萬分萬一各正大小有定

此言命也二氣五行天之所以賦授萬物而生之者

也自其末以緣本則五行之異本二氣之實二氣之

實又本一理之極是合萬物而言之為一太極而已

也自其本而之末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為體

故萬物之中各有一太極而小大之物莫不各有一
定之分也。此章與十六章意同

言子以五珠一實實是實理分而言之為五總而
言之以是陰陽一實實萬分便是理一分殊分如月
映萬川相似萬一各正猶言各止性命大小有定
中庸是一是萬體統一太極一物各具一太極
中底包在天地中間又有四時錯行日月代明自
大底包在天地中間又有四時錯行日月代明自
小夫與道並行而天地覆載不相持而不自相害
行並道並行而天地覆載不相持而不自相害便
代明並道並行而天地覆載不相持而不自相害便
數化是說大德人包小小分大也

顏子第二十三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

說見論語

夫富貴人所愛者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立貧者獨何

心哉

設問以發其端

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

小焉爾

至愛之間當有富可二字所謂至貴至富可愛可求
者即周子之教程子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
事者也然學者當深思而實體之不可但以言語解
會而已

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貴富貧賤
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齊字意複恐或有誤或曰化大而化也齊齊於聖也

亞則將齊而未至之名也

朱子曰此與大而化之之化異但言消化却富貴貧賤之念方能齊齊亦一之意

師友上第二十四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

此略承上章之意其理雖明然人心蔽於物欲鮮克

知之故周子每言之詳焉

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

是以君子必隆師而親友

師友下第二十五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

周子於此一意而屢言且非複出也其丁寧之意切矣

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

此處恐更有由師友字備下句

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

此重此樂人亦少知之者

過第二十六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忘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勢第二十七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

一輕一重則勢必趨於重而輕愈輕矣

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

重未極而識之則猶可反也

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

反之在於人力而力之難易又在識之早晚

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

不識則不知用力不力則雖識無補

天乎人也何尤

問勢之不可反者果天之所為乎若非天而出於人

之所為則亦無所識矣

敵東漢之末官官權重使一可除紹與初只斬陳

少陽便成江左之勢極重則反之之則易也難識其重之機而反之則易

文辭第二十八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節而人非庸徒節也况虛車乎

文所以載道猶車所以載物故為車者必飾其輪轅

為文者必善其詞說皆欲人之愛而用之然我飾之

而人不用則猶為虛飾而無益於實况不載物之車

不載道之文雖美其飾亦何為乎

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為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

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為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

不遠

此猶車載物而輪轅飾也

然不賢者雖父母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

此猶車已飾而人不用也

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為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此猶車不載物而徒美其飾也。或疑有德者必有言則不待藝而後其文可傳矣周子此章似猶別以文辭為一事而用力焉何也曰人之才德倘有短長其或意中不了了而言不足以發之則亦不能傳於遠矣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程子亦言兩銘吾得其意但無子厚筆力不能作耳正謂此也然言或可少而德不可無有德而有言者常多有德而不能言者常

少學者先務亦勉於德而已矣

朱子曰輪轆飾而人非庸庸飾也。口有載道之文而人非用也。况虛車乎此不載道之口也。自為其實至行而不遠是輪轆飾而人非庸庸也。自不賢者至強之不從也。是非庸庸者也。自不知務道德至聖而巳焉。車也。

聖蘊第二十九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說見論語言聖人之教必當其可而不輕發也

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說亦見論語言聖人之道有不待言而顯者故其言

如此

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

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

蘊中所畜之名也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故孔子之教既不輕發又未嘗自言其道之蘊而學之者唯顏子為得其全故因其進脩之迹而後孔子之蘊可見猶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也

常朱子曰夫子之道如天能顯子盡得之夫子許多大意思盡在胸中身上一發一斂如天物生一物即此物上盡可見天物純樸之氣謂之發者乃亦足以發之發不必待物也然後謂之發也常人有一聞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甚矣

聖凡異以高下懸絕且不待校而明者其言此者正以深厚之神靈天濶溥之方耳然於聖人言深常人

言薄者深則厚淺則薄上言首下言尾互文以明之也

精蘊第三十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

精者精微之意畫前之易至約之理也伏羲畫卦專以明此而已蘊謂九卦中之所有如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至虛之業也有卦則因以形矣

朱子曰周子看得易活精是精微之意蘊是包許多道理方其初畫也未有乾四德意思到孔子始推出來然文王孔子雖能推求意思而其道理亦不出伏羲始畫之中蘊是包得在裏面○易本未有所謂因卦以發者也○精是聖人本意蘊是偏傍

帶來道理如春秋聖人本意只是載那事要見出
而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如此
而已就那事上見得是非美惡也折便是因卦以
發底如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
八卦是聖人本意底如文王繫辭孔子之
言皆是因而發底不可一例作重卦看

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

陰陽有自然之變卦畫有自然之體此易之為書所
以為文字之祖義理之宗也然不止此蓋凡管於陰
陽者雖天地之大鬼神之幽其理莫不具於卦畫之
中焉此聖人之精蘊所以必於此而寄之也

乾損益動第三十一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欲遷善改過而後至
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

此以乾卦爻辭損益大象發明思誠之方蓋乾乾不
息者體也去惡進善者用也無體則用無以行無用
則體無所措故以三卦合而言之或曰其字亦是莫
字

朱子曰君子乾乾健而又健誠不息此用乾之
善者也山澤為損於德之此用損之過象雷之
於德象澤之深必空無之此用益之過象雷之
為益遷善象風之烈則德日甚改過象雷之迅則
懲日消此用益之大者也○乾乾不息者懲忿窒
慾遷善改過不息是也○第○句言乾乾不息第
二句言損益不息須着去忿慾而有所遷改
句苦要不息須着去忿慾而有所遷改

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四者一善而三惡故人之所得福常少而禍常多不
可不謹○此章論易所謂聖人之蘊

朱子曰動而得則吉失則凶悔則過失而自咎吝則私小而可羞四者一善而三惡動其可不謹諸○所謂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皆是動上有這般過失○須於方動之時審之方無凶悔吝所以再說動

家人睽復無妄第三十二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

則謂物之可視以為法者猶俗言則例則樣也

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

心不誠則身不可正親不和則家不可齊

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

親者難處疏者易裁然不先其難亦未有能其易者

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

同行也

睽次家人易卦之序二女以下睽象傳文二女謂睽

卦兌下離上兌少女離中女也陰柔之性外和悅而

內猜嫌故同居而異志

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媯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

釐理也降下也媯水名汭水北舜所居也堯理治下

嫁二女於舜將以試舜而授之天下也

是治天下觀于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

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

不善之動息於外則善心之主於內者無不實矣

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無妄矣無妄則誠焉

程子曰無妄之謂誠

故無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無妄次復亦卦之序先王以下引無妄卦大象以明對時育物唯至誠者能之而贊其旨之深也○此章發明四卦亦皆所謂聖人之蘊

富貴第三十三

君子之道充為貴身安為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

此理易明而屢言之欲人有以真知道義之重而不為外物所移也

陋第三十四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彼

以文辭而已苟陋矣

意同上章欲人真知道德之重而不溺於文辭之陋也

擬議第三十五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中庸易大傳所指不同今合而言之未詳其義或曰至誠者實理之自然擬議者所以誠之之事也

刑第三十六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

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

章與十一章略同

情偽微賤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

中正本也明斷用也然非明則斷無以施非斷則明無所用二者又自有先後也訟之中兼乎正噬嗑之明兼乎達訟之剛噬嗑之動即果斷之謂也

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

公第三十七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

孔子上第三十八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脩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為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孔子下第三十九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道高如天者陽也德厚如地者陰也教化無窮如四時者五行也孔子其大極乎

蒙艮第四十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二則瀆矣瀆則不告也

此通下三節雜引蒙卦象象而釋其義童稚也蒙暗也我謂師也筮揲著以決吉凶也言童蒙之人來求於我以發其蒙而我以正道果決彼之所行如筮者叩神以決疑而神告之吉凶以果決其所行也叩神求師專一則明如初筮則告二三則惑故神不告以吉凶師亦不當決其所行也

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汙則亂亂不決也

山下出泉大蒙文山靜泉清有以全其未發之善故

其行可果汙再三也亂瀆也不決不告也蓋汙則不靜亂則不清既不能保其未發之善則告之不足以果其所行而反滋其惑不如不告也為愈也

慎哉其唯時中乎

時中者彖傳文教當其可之謂也初則告瀆則不告靜而親則決之汙而亂則不決皆時中也

艮其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為也為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此一節引艮卦之象而釋之艮止也背非有見之地也艮其背者止於不見之地也止於不見之地則靜靜則止而無為一有為之心則非止之道矣○此

章發明二卦皆所謂聖人之蘊而主靜之意

程子曰周子謂一部法華經只消一箇良卦可了
○朱子曰此即非禮勿視聽言動之意然非耳視
聽也奸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情
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良其背者只如此耳
子解良其背謂止於身不見恐如此說費力所
肯者只是所當止也於人身四體皆動惟背不動
當止也看下文良其止止字解背字所以謂之止
其所止所當止如人君止於仁人臣止於敬全
天理更無人欲則內不見已外不見人只見有理
所以云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好不見其人止謂
也此

按周子二言良所謂吐辭為經者朱子之解是
書也亦如解然蓋朱子之解事周子也解周
子之也亦如解然蓋朱子之解事周子也解周
求其易說而不可得惟今州人度止訪周子之
文傳者之相去百有餘年而其書散逸難合如
見矣出之相去百有餘年而其書散逸難合如
此或謂謂無極一字出於於或謂謂圖得之穆
脩或謂謂無極一字出於於或謂謂圖得之穆

或謂二程言論文字至多未嘗一及無極字
非周子所為或謂周子陸說塔也說見司馬溫
公凍水詔聞一篤實長厚人也安知無所傳授
或謂周子與胡文恭公同師鶴林寺僧壽涯是
皆強求其所自出而於二書未深知深信者朱子
上承孔孟之說遂定而
二書與語孟並行矣

通書後錄

先生名張宗範之淳曰養心而為之說曰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予謂養心不止於寡而存爾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聖賢非性生必養心而至之養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

誠立謂實體安固明通則實用流行立如三十而立之立通則不惑知命而鄉乎耳順矣

朱子曰周子恐人以寡欲為便了故言不止於寡欲而已必至於無而後可耳然無底工夫則由於不能寡欲到無欲非聖人不能也或問欲字如何曰不同此寡欲則是合不當如此者如私欲之類若

定觀而欲食渴而欲飲則此欲亦豈能無但亦是合當如此者

荀子云養心莫善於誠先生曰荀子元不識誠明道程

先生曰既誠矣心安用養耶

未了曰誠實也到這裏已成就了此心純一於理無底階實無火雜亦無虛偽決定佳地又何用養耶

明道先生曰昔愛學於周茂叔每令人尋仲尼顏子樂處

所樂何事

自得曰按程子之口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則無乎其於欲能自得之矣

明道先生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五口與

點也之意

明道先生曰吾年十六之時好田獵既見茂叔則自謂

已無此好矣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

日前動復如初矣後十一年復見獵者心實有喜心乃

知果未也

明道先生曰周茂叔嘗謂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

思一般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

伊川程先生見康節邵先生伊川指食草而問曰此草

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何處康節為之極論其理以

至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唯見周茂叔論至此

此康節之子伯溫所記但云極論而不言其所謂云

何今按康節之書有曰天何依曰依乎地曰地何附

曰附乎天曰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

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竊恐當時康節所論
與伊川所聞於周先生者亦當如此因附見之云
太史黃公庭堅曰春陵周茂叔人品甚高曾中灑落如
光風霽月

延平先生每誦此言以為善形容有道者氣象
明道先生識其子端慤之壙曰夫動靜者陰陽之本况
五氣交運則益參差不齊矣賦生之類宜其雜糅者衆
而精者間或值焉以其間出之類則其數或不能長
亦寡矣

此一節全用大樞圖及通書中意故以附之後二節
於前

明道先生銘其友李仲通之墓曰一氣交運兮五行順
施剛柔雜糅兮美惡不齊稟生之類兮偏駁其宜有鍾
粹美兮會元之期聖雖學作兮所貴者資便儼皎厲兮
去道遠而

伊川先生作顏子所好何學論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
粹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
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
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
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
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
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則其好之之篤學之之道也

厚談論。際有所賴焉。先生所為。刻條法度。人可
效而為之。其信則人不可動之。而和。不求。物而
名。顯。字。伯。博。其。所。以。伊。川。路。國。太。師。題。其。墓。曰。明。道。
先生。事。彌。其。所。以。而。刻。之。不。傳。道。不。行。由。無。善
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雖。無。善。治。不。得。以。明。乎。善
治。身。知。所。以。傳。人。欲。其。以。傳。道。無。真。儒。則。天。下。賢。實
年。不。後。得。不。傳。之。學。大。夫。相。與。議。曰。道。斷。之。以
不。明。也。久。矣。夫。道。之。以。示。人。辨。異。明。功。耶
說。開。聖。古。矣。夫。道。之。以。示。人。辨。異。明。功。耶
夫。矣。於。是。知。道。之。以。示。人。辨。異。明。功。耶
之。於。斯。道。之。以。示。人。辨。異。明。功。耶
而。知。道。之。以。示。人。辨。異。明。功。耶
人。知。道。之。以。示。人。辨。異。明。功。耶
實。知。道。之。以。示。人。辨。異。明。功。耶
子。知。道。之。以。示。人。辨。異。明。功。耶
貳。知。道。之。以。示。人。辨。異。明。功。耶
受。知。道。之。以。示。人。辨。異。明。功。耶

經。以。其。學。為。諸。儒。倡。明。道。用。呂。正。論。公。為。為。御
史。伊。川。以。布。衣。京。宗。政。毀。詆。書。明。道。德。性。實。大。規
模。廣。闊。與。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且。道。融。而。造
德。各。異。明。道。之。言。發。明。極。致。深。入。淵。源。開。發。人
伊。川。之。言。則。事。明。理。實。然。精。深。入。淵。源。開。發。人
然。天。成。不。知。伊。尹。五。就。聖。子。行。乎。孝。孫。唯。聖。人。有
不。誅。四。不。知。伊。尹。五。就。聖。子。行。乎。孝。孫。唯。聖。人。有
此。作。用。而。明。道。或。庶。幾。焉。觀。其。所。在。為。政。而。上。下
響。應。論。新。法。而。刑。公。不。然。力。量。未。至。而。伊。川。所。作
矣。等。事。類。非。常。人。所。及。然。力。量。未。至。而。伊。川。所。作
行。道。乃。獨。不。載。其。事。明。道。猶。帶。清。苗。而。伊。川。所。作
伊。道。乃。於。西。監。一。狀。較。計。如。此。可。謂。不。且。故。焉。而
明。道。乃。於。西。監。一。狀。較。計。如。此。可。謂。不。且。故。焉。而
但。明。道。乃。於。西。監。一。狀。較。計。如。此。可。謂。不。且。故。焉。而
若。只。深。事。以。小。為。法。則。庶。乎。難。執。一。意。此。君。子。所。以
貴。第。理。也。小。為。法。則。庶。乎。難。執。一。意。此。君。子。所。以
象。亦。各。有。極。至。處。明。道。直。是。渾。然。天。成。伊。川。直。是
精。細。平。實。正。似。文。王。治。岐。周公。制。禮。之。不。同。矣。以

馬援論漢二祖也。贊明道云揚休山。亦在色金
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
正中。既施斯普。贊伊川云。胡國矩方。淵自筆平。
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叔梁之味。知德者
希執。識其青。西山真氏曰。二程之澤。羅山先生
揚時。得之。而南傳之。章先生羅從。一派也。上蔡
正平。先生。而南傳之。章先生羅從。一派也。上蔡
先生。謝先生。而南傳之。章先生羅從。一派也。上蔡
五峯。先生。而南傳之。章先生羅從。一派也。上蔡
也。若周。行已。劉安節。得之。南軒先生張拭。此又一派
宗而。朱氏。又為。集大成者。其執侍之。橫渠尚拜床
按。康節。在當。中。二程。父之。執侍之。橫渠尚拜床
下。而。最。所。喜。者。明。道。也。其。譽。之。與。富。韓。公。可。馬
溫。公。曰。中。公。相。等。四。賢。諸。公。亦。有。之。言。鋪。陳。四。物
叔。公。之。言。當。君。實。之。行。之。上。有。之。言。鋪。陳。四。物
賢。浴。之。則。聖。是。以。行。之。上。有。之。言。鋪。陳。四。物
為。一。時。之。紫。王。所。以。處。明。道。者。亦。有。之。言。鋪。陳。四。物
明。道。所。謂。之。事。蓋。有。見。也。第。三。章。其。言。鋪。陳。四。物
元。氣。之。運。行。也。曰。為。君。實。之。行。之。上。有。之。言。鋪。陳。四。物
宗。師。之。言。也。曰。為。君。實。之。行。之。上。有。之。言。鋪。陳。四。物
六。臣。同。若。先。公。贊。明。道。也。曰。為。君。實。之。行。之。上。有。之。言。鋪。陳。四。物

小

利者若使自變其已甚言民之法則善矣不
衣冠之禍未艾也其後其言皆中又曰介甫以
行新法而通君小人君子正直不容介甫以
為俗儒不通世務如司馬君實不拜副丞以
為有才能知變通而居性得罪張天祺以御史而
折介甫被責介甫性根復怨人以為不可則
之愈堅君子既去所川小人爭為刻薄故害天
下愈深使君子不與之敵俟其勢久自緩矣
曲平章此有強從之理則小人無隙可乘其害
不至如此也其非過也呼子以為聖人作用明
道庶幾焉斯言非過也呼子以為聖人作用明
哉又按伊川先生死之日洛人畏黨無敢會葬致
詞以祭者僅四人故莫有狀其行而銘其墓者
其後朱子為之著年譜而已嘉定間明道先生
蓋純伊川先生語云
太常職格議蓋議云

通書附錄終

